池北偶談/卷十二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十一 ◄

池北偶談
卷十二

► 卷十三

淅川二詩

南陽淅川，古商於地，同年於道子〈先登〉嘗令其地，為予言金人侵宋時，伐香嚴寺木造舟，木中有紋理成詩，云：「栽松種柏興唐日，解板乘舟破宋時。可惜香嚴千載樹，等閑零落歲寒枝。」又順治辛卯歲，雷山道人伐松葺回陽觀。諸生李霽明者，禱於神，質明，松上有絕句，字如蟲蛀者，云：「修廟還留廟裏松，廟成松去鶴巢空。不如留卻青松在，待得長生老化龍。」眾異之，遂止。

彭侍郎詩

《淅川志》載，縣人彭侍郎〈淩霄〉龍巢寺詩句云：「殘碑猶宋字，逝水自秦川。」最佳。侍郎字用沈，萬曆甲辰進士，先方伯公同年也。新野馬仲良〈之駿〉有寄彭詩云：「春山春日好，高枕若為情。窗戶白雲裏，朝昏芳草生。把書看鳥滅，卷釣數魚行。」云云。

三家店詞

涿州三家店，題壁一詞，不註名氏，甚工：「客面京塵，登臨目送飛鴻絕。不堪重說，故國煙波闊。一點孤燈，一片朦朧月，交明滅。雙眉寸結。忍聽秋蛩咽。」又上谷旅店有題壁云：「一將有餘魏武帝，百身莫贖楚懷王。」語極豪健，亦無名氏。

霍亮雅

霍亮雅，曲周人，倜儻任俠，喜酒，好摴蒱之戲，亦工文章。卒後，申和孟〈涵光〉為作傳，其邑人劉津逮〈逢源〉哭以詩云：「門前債客雁行立，屋內酒人魚貫眠。」或曰：此十四字是敗家子弟小影耳。

丁野鶴詩

徐東癡言，少時於章丘逆旅，見一客，褥褶急裝，據案大嚼，旁若無人。見徐年少，呼就語曰：「吾東武丁野鶴也。頃有詩數百篇，苦無人知，子為我定之。」因擲一巨編示徐，尚記其一律云：「陶令兒郎諸葛妻，妻能炊黍子燕藜；一家命薄皆耽隱，十載形勞合靜棲。野徑看雲雙屐蠟，石田耕雨半犁泥；誰須更洗臨流耳，戛戛幽禽盡日啼。」野鶴晚遊京師，與王文安〈鐸〉諸公倡和，其詩亢厲，無此風致矣。

新淦筆工

宋岳侍郎珂《玉楮集》載，唐世有刺郡江表者，時宰囑以新淦出筆，托制以相寄。刺史至，召佳手，一老父應命，百日才得二管，馳貢相府。既訝其遲，又薄其鮮，試之，乃絕不堪。大怒曰：「數千里勞寄兩管惡筆來。」刺史聞之懼，欲罪老父，老父訴曰：「使君勿草草，我所制乃歐、褚所用，丐先示以相君翰墨，再制；苟不稱，甘就鼎鑊。」既示之，笑曰：「如此，只消三十錢筆。」不日獻五十管，馳上之，相一試大喜，優賜匠者。夜窗偶試毗陵張顥筆，因為賦詩云：「世間未必無皐夔，九疑虞舜不可追。武皇銳意開絕漠，摧鋒乃亦有衛霍。嗟哉格物本一理，顧人所用何如耳？筆工在昔本市傭，束毫傅管求售同。誰云進伎不進道，意匠輒與歐褚通。虔州刺史覓佳筆，雙管何堪須百日？星馳一騎到長安，試手鳳池隨棄擲。老奴恂栗丞相嗔，能用此筆能幾人？願窺翰墨減工制，必使揮毫誇入神。斗柄初回開電笑，橐籥果符人所料。中山聚族倘未殫，束帛那容及年少。是知人才用舍識別惟一心，皐夔衛霍無古今。妍媸能否惟在上所使，此筆區區正其比。我生識字僅一丁，眼前所見徒毗陵。未知當年新淦定何若，正恐鐘衛二王無合作。君不見此老一去知幾年，當時鑒裁無復傳。紛紛鵝毛抱筒賣，恰費書傭三十錢。」嶽公，忠武王孫，所著有《梫史》、《金佗粹編》等書。此集凡八卷，乃故衡王府抄本也。集中又有贈李微之秘監詩，自註云：「微之以吏館牒來，索予所撰《東陲筆略》。」此書不知尚傳於世否？識其目，當更訪之。又《學圃萱蘇》載：唐宣州陳氏，世能作

筆，家傳右軍《求筆帖》。至唐柳公權求筆於宣城，先予二管。語其子曰：「柳學士能書，當留此筆；不爾，退還，即可以常筆予之。」柳果以為不入用，別求，遂予常筆。陳曰：「吾先予二筆，非右軍不能用也。」與此絕相類。

滄溟蔡姬

李滄溟先生，身後最為寥落。其寵姬蔡，萬曆癸卯，年七十餘矣，在濟南西郊，賣胡餅自給，叔祖季木考功見之，為賦詩云：「白雪高埋一代文，蔡姬典盡舊羅裙。」云云。邢太僕子願有與孫月峰巡撫書云：「竊見李滄溟先生攀龍，葆真履素，取則先民，熔古鑄今，蔚為代寶。而今五畝之宅，已非文靖之舊；襄陽之里，空標孟亭之名。侗每詢訪人士，皆云李駒淪喪，有子繼亡，止遺孽孫，又復無母，才離繈褓，寄命嫠媪，僦居窮巷，托跡浮萍，並日無粗糲之食，經年鮮漿汁之饋。伏願明公，下記所司，略損公帑，為贖數椽之敝屋，小復白雪之舊居，月或給米一石，布若干疋，藉以長養壯發，綿延後昆。一線猶龍之緒，實被如天之福。斯文一脈，其疇逆心。」觀二事，滄溟清節可知矣。

二中字音

中興中酒，二中字音，予嘗言之。適讀《王敬美集》一段，附著於後，雲中酒二字，始見《徐邈傳》「中聖人」義如中著之中，而音反從平聲。《樊噲傳》：「項羽既饗軍士，中酒。」顏註云：「飲酒之中也，不醉不醒，故謂之中。」義宜從平聲，而音乃竹仲切，何也？然古人詩如「氣味如中酒」之類，皆從平聲，無竹仲一讀。又宋王觀國《學林》云：「老杜『新數中興年，百年垂死中興時』。中，並去聲。《烝民詩序》曰：『任賢使能，周室中興焉。』陸德明《音義》曰：『中，丁仲反。』觀國按：中字有鐘、眾二音。音鐘者，當二者之中，首尾均也。音眾者，首尾不必均，但在二者之間爾。此中興之中，所以音眾。又如中年、中葉、中天、中塗、中詘之類，皆當從眾。」

論五言詩

作古詩，須先辯體，無論兩漢難至，苦心摹仿，時隔一塵，即為建安，不可墮落六朝一語。為三謝，不可雜入唐音。小詩欲作王、韋，長篇欲作老杜，便應全用其體，不可虎頭蛇尾。此王敬美論五言古詩法。予向語同人，譬如衣服，錦則全體皆錦，布則全體皆布，無半錦半布之理，即敬美此意。又嘗論五言，感興宜阮、陳，山水閑適宜王、韋，亂離行役、鋪張敘述宜老杜，未可限以一格，亦與敬美旨同。

王奉常論詩語

明詩本有古淡一派，如徐昌國、高蘇門、楊夢山、華鴻山輩。自王、李專言格調，清音中絕。同時王奉常小美作《藝圃擷餘》，有數條與其兄及濟南異者，予特拈出。如云「今之作者，但須真才實學，本性求情，且莫理論格調」。又云「詩有必不能廢者，雖眾體未備，而獨擅一家之長。如孟浩然洮洮易盡，只以五言雋永，千載並稱王、孟。有明則徐昌國、高子業二君，詩不同而皆巧於用短。徐有蟬蛻軒舉之風，高有秋閨愁婦之態。更午百年，李、何尚有廢興，二君必無絕響」。此真高識迥論。令於鱗、大美早聞此語，當不開後人抨彈矣。先兄考功曩有題襄陽集一絕云：「魚鳥雲沙見楚天，清詩句句果堪傳。一從時世矜高唱，誰識襄陽孟浩然？」

用事

作詩用事，以不露痕跡為高。往董御史玉虬〈文驥〉，外遷隴右道，留別予輩詩云：「逐臣西北去，河水東南流。」初謂常語，後讀《北史》魏孝武帝西奔，宇文泰循河西行，流涕謂梁御曰：「此水東流，而朕西上。」乃悟董語本此，深嘆其用古之妙。

憶秦娥詞

無錫秦簡討留仙〈松齡〉從軍荊州，雨泊仙桃鎮，中夜聞琴聲甚清越，跡之，乃一老書生也。破檐數椽，風貌樸野，秦賦憶秦娥詞贈之云：「西風切，雁聲淒斷重傷別。重傷別，水村孤棹，雨絲殘葉。天池雅調刪繁節，亂離時候誰人說。誰人說，朱弦暗響，茅堂清絕。」

記觀宋子昭畫

丙辰二月二十一日，過商丘宋子昭〈犖〉戶部觀畫，李伯時白描十八應真最為奇妙，有「友諒」「益之」二小印。巨然山水，為賈秋壑故物，有《悅生》小印，首有「宣和之寶」。又勾龍爽《蠟屐圖》、吳仲圭山水卷，為東原杜瓊家藏，後歸沈恒吉。恒吉，即石田父。後歸吳文定，有石田跋。郭忠恕雪景、黃居寶花鳥、胡廷暉山水、沈石田《秋林讀書》、宋元人畫二冊。其高房山小幅，有鮮于伯機題云：「素有煙霞疾，開圖見亂山。何當謝塵跡，縛屋住雲間。」趙松雪題云：「每愛侍郎山水，絕與畫史離群。誰似

高懷如許，曾看香爐曉雲。」展子虔畫《高歡歸晉陽圖》最奇。子虔，高齊、宇文周時人。即不必確出其手，亦唐、宋高手所臨摹也。

范氏詩畫

吳橋節孝范氏，名景姒，文忠公〈景文〉女弟也。好讀書，通經史，尤工書畫，繪大士像，仿佛龍眠，有《冰玉齋詩》若干卷。歸同邑王世德，二十而寡，年三十九卒。文忠撰墓誌，見集中。

反錦

《左傳》僖二十三年，晉重耳及曹，僖負羈饋盤飧，置璧焉；受飧反璧。今卻饋曰反璧，本此。又：「昭十三年，衛人饋叔向羹，與一篋錦；叔向受羹反錦。則以反錦為詞亦可，而世無舉此者。右見《瀛南子》。《瀛南子》鄒平張松所著。松字瀛涯，博學好占，讀書十行俱下。固安楊狀元方城，布政山東，致先生於塾，許以領解。先生不可，謝歸，竟不遇。後以太學生仕止祁縣令。

古剌水詩

左公蘿石手書一帖云：乙酉年五月，客燕之太醫院，從人有自市中買得古剌水者，上鐫「永樂十八年熬造古剌水一瓶，凈重八兩，瓶重三斤。」內府物也。揮淚賦此：「玉泉山下水，遠流帝陵前。蘆溝橋下水，其流聲濺濺。瓶中古剌水，制自文皇年。制之扃天府，元石流清泉。列皇飲祖澤，旨之如羹然。逆寇犯天紀，守陴臣匪賢。君不棄社稷，鼎髯垂白天。經筵赤金幾，斤斧生炊煙。況茲天府水，寧不落市廛？小臣侍筵者，睹水心如煎。再拜嘗此水，含之不忍咽。心如南生柏〈自註：子卿墓柏，大小數百株，枝皆南向，在韓城。予曾為文記之〉，淚似東流川。捧之以南旋，跪詠豐芑篇。」

記觀宋牧仲書畫

丁巳四月初二日，過宋牧仲〈犖〉刑部邸舍觀書畫。《洛神賦全圖》，卷長丈許，山用礬頭，餘皆丹碧。上有元公主「金閨」小印，是宋人臨閻立本筆。世祖順治三年，賜閣臣內府藏畫百軸，此其一也。一、郭河陽《江山雪霽》，卷長丈三尺。首有「政和」印，尾「寶」字小印、「振之」印。舊是睢州袁司馬〈樞〉家物。一、《鐘馗小妹圖》，吳

道子筆。妹卓劍於地，一鬼捧劍室旁侍，一鬼在前按板而歌。有元人「喬篁山東成」墨印，「喬中山」印，「希世之寶」印。一、宋人翎毛二十幅，多雪景，皆林椿、吳炳、馬遠作。一、宋、元名人真跡，首有道君飛白「看雲」二大字，米芾、李之儀、陳升之諸帖，康裏子山臨十七帖，又無名氏臨十七帖，後題「建文己卯三月臨於海館」。牧仲又云，在武昌某士夫家，見吳道子水墨普賢像，甚奇。又京師潛忠寺有貫休畫羅漢十八軸，世祖末，吳人持以進禦，會崩，遂粥寺中，價七百金。

唐詩本六朝

唐詩佳句，多本六朝，昔人拈出甚多，略摘一二，為昔人所未及者。如王右丞「積水不可極，安知滄海東」，本謝康樂「洪波不可極，安知大壑東」；「春草年年綠，王孫歸不歸」，本庾肩吾「何必遊春草，王孫自不歸」；「還家劍鋒盡，出塞馬蹄穿」，本吳均「野戰劍鋒盡，攻城才智貧」；「結廬古城下，時登古城上」，本何遜「家本青山下，好登青山上」；「莫以今時寵，能忘昔日恩」，本馮小憐「雖蒙今日寵，猶憶昔時憐」；「颯颯秋雨中，潺潺石溜瀉」，本王融「潺湲石溜瀉，綿蠻山雨聞」；「白髮終難變，黃金不可成」，本江淹「丹砂信難學，黃金不可成」；「如何此時恨，嘽嘽夜猿鳴」，本沈約「嘽嘽夜猿鳴，溶溶晨霧合」。孟襄陽「木落雁南度，北風江上寒」，本鮑明遠「木落江渡寒，雁還風送秋」。郎士元「暮蟬不可聽，落葉豈堪聞」，本吳均「落葉思紛紛，蟬聲猶可聞」。崔國輔「長信宮中草，年年愁處生。故侵珠履跡，不使玉階行」，則竟用庾詩「全因履跡少，並欲上階生」也。

杜詩本古謠

漢桓帝時童謠云：「小麥青青大麥枯，誰當獲者婦與姑，丈夫何在西擊胡。吏買馬，君具車，請為諸君鼓嚨胡。」杜《大麥行》全襲其語，《兵車行》句調亦本此。

能字

能，奴登切；又乃帶切。獸名，熊屬，足似鹿。《說文》曰：「能，獸，堅中，故稱賢能而強壯，稱能傑也。」音奴登切。字書：「三足鱉曰能。」音乃帶切。阮嗣宗詠懷詩：「誰云君子賢，明達安可能。」與萊哉相葉。阮瑀七哀詩：「身盡氣力索，精魂靡所能。」與來萊相葉。則是賢能之能，亦乃帶切，葉平。

罘罳

顧太初《說略》引鄭康成、顏師古、崔豹諸說，辯「罘罳」之制甚詳。以為闕屏間刻鏤鳥獸雲氣，疏通連綴之狀。唐蘇鶚引《子虛賦》罘網彌山，證罘當為網。顧以為非是。予按柏梁詩上林令云：「走狗逐兔張罘罳」，則罘罳之為網明甚。罘罳之為網戶，正以其象類網而借用耳。

阿房宮賦

杜牧之《阿房宮賦》，文之奇不必言，然於事實殊戾。按《史》：始皇三十五年，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，先作前殿阿房。阿房宮未成。二世元年，還至咸陽，曰：「先帝為咸陽朝廷小，故營阿房為堂室。今釋阿房宮弗就，是彰先帝舉事過也。」復作阿房宮。二年冬，右丞相去疾、左丞相斯、將軍馮劫諫止作阿房宮作者。二世怒，下去疾等吏。去疾、劫自殺，斯就五刑。是終秦之世，阿房宮未成也。又考《史》：二十六年，秦每破諸侯，寫放其宮室，作之咸陽北阪上，南臨渭，自雍門以東，殿屋復道，周閣相屬，所得美人鐘鼓以充入之。則牧之所賦「妃嬪媵嬙，王子皇孫，辭樓下殿，輦來於秦。朝歌夜弦，為秦宮人」者，指此。此實不名阿房官，而謂「有不見者三十六年」，非阿房事實矣。予既辯此，後讀程大昌《雍錄》、趙與肯《賓退錄》皆已辯之，大略相同。聊存之。

皎然賈島詩

《唐文粹》載皎然古意詩云：「一朝力士脫靴後，玉上青蠅生一個。紫皇案前五色麟，忽然掣斷黃金鎖。」《才調集》載賈島詩：「妻是九重天子女，身為一品令公孫。鴛鴦殿裏參皇后，龍鳳樓前拜至尊。」其俚已甚。予嘗合《文粹》及唐人選唐詩刪為一集，今刻於昆山。

爾雅翼序體

宋淳熙初，羅端良〈願〉撰《爾雅翼》，其自序皆四言，間雜五六言，葉韻，文甚奇肆；洪焱祖為之註，序之變體也。端良以《淳安縣社壇》、《陶令祠堂》二記得名。《小集》五卷，宋景濂、蘇平仲為序，宋序亦仿《爾雅翼．序》體，而不及遠矣。

李王二公書畫

丁巳秋，嘉禾友人攜示宋李公芾手劄六通，云李君實太僕所藏也。其一云：「芾皇恐頓首，再拜上覆。芾闒茸無能，猥繼清獻之緒，為貧所迫，冒昧宦遊，試吏於江陵司計之官。甫幸善罷，到侍郎選擬會稽，征塵遲次罹罰。繼而間關淮ヂ，竊儀真齮庾之祿幾年，又以內艱而去。流離困躓，無所告語，靜思庸戇，乃分之宜。自此絕意榮望，敢意字民，復在畿邑，斐然學制，寧逃傷錦之譏，曠敗必矣。此芾之所甚懼也。不圖夤緣幸會，獲庇所天，當賴餘光下照，匿瑕之仁，庶免於戾。此心□切，私□自幸。芾皇恐頓首再拜。」又王巖叟畫梅一卷，有「南昌袁氏家藏珍玩子孫永保」印，「忠徹」印，後有四明烏斯道十二絕句。

龜毛兔角

龜毛兔角，見《楞嚴經》。然《述異記》亦云：商紂之時，大龜生毛，兔生角。乃兵甲將興之象也。故宋吳淑《事類·兔賦》云：為商紂而生角。

杜秋詩解

幼讀杜牧之《杜秋娘》詩，考其始末，略記之。文宗太和五年春，上與宰相宋申錫謀誅宦官，申錫引吏部侍郎王璠為京兆尹，以密旨諭之，璠泄其謀。鄭註、王守澄陰為之備。上弟漳王湊〈穆宗之子〉賢，有人望。註令豆盧著誣告申錫謀立漳王，上怒，罷申錫為右庶子，命守澄捕著所告晏敬則、王師文等，於禁中鞫之，誣服。左常侍崔元亮等，力爭於延英，宰相牛僧孺亦言之，乃貶漳王為巢縣公，申錫為開州司馬。九年，巢公湊薨，追贈齊王。初，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，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，放歸金陵，詔德裕存處之。會德裕離浙西，牒留後李蟾如詔旨。至是，王璠、李漢奏德裕厚賂仲陽，陰結漳王，圖為不軌。上怒甚。宰相路隋曰：「德裕不至有此。果如所言，臣亦應得罪。」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。「秋娘」，即仲陽也。「燕　得皇子」，謂漳王也。「江充」，喻鄭註、豆盧著輩也。「王幽茅土削」，湊自漳王貶巢公也。「四朝三十載」，自憲宗元和二年誅李錡，歷穆、敬、文，凡四朝也。

又中字音

中興，中字去聲。杜詩「漢家新數中興年」，楊仲弘詩「一代人才頗中衰」，此字概無

平聲。中酒，中字平聲。如「氣味如中酒」，「濁賢清聖時中之」，皆平聲，此字概無去聲。近人用二字，往往交誤。姚福云：「中酒作去聲，於義為長，蓋中有中傷之義。」又今兩京有治中，呼作平聲，非是。《周禮·天官》：凡官府都鄉州及都鄙之制，治中受而藏之。鄭司農曰：「中者，要也，謂其職治簿書之要也。」

閨秀畫

徐元嘆《落木庵集》云，訪江城毛休文於竺塢慧文庵，出其母汝太君畫扇十八面，山水草蟲，無不臻妙。三百年中，大方名筆，可與頡頏者不過二三而已。近日閨秀如方維儀之大士，倪仁吉山水，周禧人物，李因、胡凈鬘〈陳洪綬妾〉草蟲花鳥，皆入妙品。安丘張杞園說，曾見邢慈凈發繡大士極工。慈凈，子願之妹。又崔子忠青蚓二女，亦工畫。

女子善書

膠州宋方伯子婦姜，字淑齋，自號廣平內史，善臨十七帖，筆力矯勁，不類女子。又高密單某妾，學右軍楷書，似《黃庭》、《遺教》二經。二人皆髫齔女子也。

陳洪綬詩

陳洪綬以畫名，予嘗見其小詩，頗有致，今錄於此。「楓溪梅雨山樓醉，竹塢茶香佛火眠。清福不知今日憶，神宗皇帝太平年。」

陽關曲註

坡公陽關三絕，其二云：「濟南春好雪初晴，行到龍山馬足輕。使君莫忘霅溪女，時作陽關腸斷聲。」龍山，在濟南郡城東七十里，章丘城西南四十里，古平陵城，唐之全節也。次公註云：「龍山，桓溫九日所登之山。」按此龍山，在今江南之太平府，與濟南了不相涉，詩意何緣及此？可見註詩不易，信如陸務觀語周益公云云也。

杜律細

蕪湖蕭尺木〈雲從〉以畫擅名江左，常作《杜律細》一卷，以為杜律無拗體，穿鑿可笑。而援據甚博，聊記一二條於此，以資拊掌。如：「江草日日喚愁生」，草音騷，《詩》：

勞心慅慅，又勞心草草，皆牢騷之轉音也。「盤渦鷺浴底心性」，底即低，《說文》：下也。隋薛道衡使江南，作《人日》詩，首二句人笑之曰：是底言。低同，輕忽之也。「獨樹花發自分明」，發音飛。《左傳》：建而不旆，音霏。《荀子·議兵篇》引作載發，註：發，旆也。分，去聲，《爾疋》：律謂之分，郭璞讀也，此應作仄者。若杜《社日》詩「陳平亦分肉」，當作平，然不合律，亦作仄聲，蓋此字元有二聲。「十年戎馬暗南國」，暗音庵。《書》：高宗諒闇。鄭註作梁庵，小室曰庵，閉戶曰闇，不明曰暗。「異域賓客老孤城」，客音開。元曲凡如青雲客、讀書客，俱作平聲。孤音故，如姑作鼓、沽作估、箍作股例。「渭水秦川得見否」，得音登。《公羊傳》：登，來也。註：登，得也。則得可云登。《易》：豫，繇豫，大有得，勿疑，朋盍簪。簪音尊，得葉之。又「一雙白魚不受釣」，白音杯。《七命》：燕脾猩唇，髦殘象白，靈淵之龜，萊黃之駘。葉魚音勇。《荀子·禮論》：絲鬻縷翌。《禮記》作魚，曰魚躍沸池。鬻亦音勇。《易》貫魚，葉宮人寵。不，平聲。《沈韻》載十一尤，受音收。傅玄詩：悠悠建平，皇澤未流，朝選於眾，乃子之授。「未聞細柳散金甲」，散，平聲，生南反。元詩：酒戶年年減，山行漸漸難，欲終心懶慢。轉覺意闌散。潘嶽《笙賦》：輟張女之妙彈，罷廣陵之清散。散葉彈。諸仿此。

崔孝廉

予門人崔華孝廉，字不雕，太倉之直塘人。性孤潔寡合，畫翎毛花卉甚工，尤工詩，清迥自異，吳梅村常目為直塘一崔。其佳句云：「欹檣坐清晝，薄冷出蘋間。」又「一寺千松內，飛泉屋上行。」又「此中枕簟客初到，半夜梧桐風起時。」又「丹楓江冷人初去，黃葉聲多酒不辭。」吳人目為「崔黃葉」云。予論詩絕句云：「溪水碧於前渡日，桃花紅是去年時。江南腸斷何人會？只有崔郎七字詩。」二句，亦崔詩也。

宋林唐兩義士

陶南村《輟耕錄》載：唐義士玨玉潛、林義士德暘景曦收葬宋陵骨事同異，或謂「昭陵玉匣走天涯」等四首為唐作，今考林集具載。又冬青花一首亦載集中。獨所謂「馬棰問髐形」一篇，集無之，似屬唐作耳。考林集有答唐玉潛詩云：「畎畝孤心老未衰，一籬瘦菊一瓢詩。黃埃赤日漫多事，蒼狗白雲能幾時？山酒柏香春壽母，按書藁冷夜呼兒。橫琴妙在無弦處，何必知音有子期！」蓋二公同時友善，同為義舉，爾時各有詩紀事，皆以冬青寄意。而王筠庵〈國器〉、鄭明德〈元祐〉二君所記傳聞異詞耳。南村以東嘉去杭千里，冬青豈易持去？縱持去，豈能不枯瘁？疑是唐詩作林詩，此則未取林集參互

考證之也。按林又有詩酬謝皐父云：「夜夢繞勾越，落日冬青枝。」此尤可證。又有《精衛秦吉了》、《南山有孤樹》、《蔡琰歸漢圖》等篇，皆可互相發明。《草木子》亦以為林景曦、唐玉蟾二公事，葉世傑去元未遠，所記多元朝遺事，聞見尤可據也。明嘉靖初，遼藩光澤王重刻《霽山集》，序之甚詳。

吳畫余繡

康熙丁未，從同年徐敬庵〈旭齡〉處，見秀水吳氏畫扇二：一學李小將軍山水，一洛神圖，妙入毫髮。吳字素聞，其人亦天人也。予在廣陵時，有餘氏女子，字韞珠，年甫笄，工仿宋繡，繡仙佛人物，曲盡其妙，不啻針神。曾為予繡神女、洛神、浣紗諸圖，又為西樵作須菩提像，皆極工。鄒程村、彭羨門皆有詞詠之，載《倚聲集》。

世祖御筆

康熙丁未上元夜，於禮部尚書王公〈崇簡〉青箱堂，恭睹世祖章皇帝御筆山水小幅，寫林巒向背水石明晦之狀，真得宋、元人三昧。上以武功定天下，萬幾之餘，遊藝翰墨，時以奎藻頒賜部院大臣，而胸中丘壑又有荊、關、倪、黃輩所不到者，真天縱也。

汪靜宜

劉公祋吏部姬汪氏靜宜，字稚嫻，金陵人。有詩云：「長信不知君意切，相思猶隔兩重雲。不須更買長門賦，但畫蛾眉以待君。」「六月高風振海吹，遙遙親舍白雲陲。誰知天上芳菲淚，濕卻新愁似斷絲。」康熙丁未在京邸作也。逾年歸潁，至青縣，覆舟死。

脫十娘鄭妥娘

金陵舊院，有頓、脫諸姓，皆元人後沒入教坊者。順治末，予在江寧，聞脫十娘者，年八十餘尚在，萬曆中北裏之尤也。予感而賦詩云：「舊院風流數頓楊，梨園往事淚沾裳。樽前白髮談天寶，零落人間脫十娘。」又鄭姬無美，順治中尚無恙，虞山錢宗伯贈詩云：「閑開閨集教孫女，身是前朝鄭妥娘。」

安問狐貍

漢張綱曰：「豺狼當道，安問狐貍。」西漢侯文署東部督郵，對京兆尹孫寶曰：「豺狼當道，不宜復問狐貍。」語在綱前。

唐才子傳

楊文貞《東裏集》載：《唐才子傳》，西域辛文房著，十卷，總三百九十七人，皆有詩名當時。其見於《唐書》者百人，其行事不關大體，不足為勸戒者不錄。《研北雜志》記王執謙伯益事云：同時有辛文房良史，西域人，並稱能詩。按《全唐詩話》、《唐詩紀事》二書例，皆以詩系人。文房此書，視二書當尤詳備，惜今無傳矣。《元文類》載文房《蘇小小歌》一篇云：「東流水底西飛魚，銜得錢唐紋錦書。幾回錯認青驄馬，著處閑乘油壁車。鸚鵡杯殘春樹暗，葡萄衾冷夜窗虛。蓮子種成南北岸，苦心相望欲何如。」

黃媛介詩

禾中閨秀黃媛介，字皆令，負詩名數十年。近為予畫一小幅，自題詩云：「懶登高閣望青山，愧我年來學閉關。淡墨遙傳縹緲意，孤峰只在有無間。」皆令作小賦，頗有魏晉風致。少時太倉張西銘〈溥〉聞其名，往求之，皆令時已許字楊氏，久客不歸，父兄屢勸之改字，不可。聞張言，即約某日會某所，設屏幛觀之；既罷，語父兄曰：「吾以張公名士，欲一見之。今觀其人，有才無命，可惜也。」時張方入翰林，有重名，不逾年竟卒。皆令卒歸楊氏。

豁堂詩

錢塘正嵓禪師，字豁堂，賦詩清麗。予於金陵靈谷寺，見其《同凡詩集》二卷，愛之。略采數首於此：「御教場中月直時，下山全不道歸遲。三松影落半湖水，一路沿鐘到淨慈。」「扁舟赤壁酹西風，千古雄雌在眼中。欲得周郎重回顧，銅弦鐵板唱江東。」「晉人名理宗莊老，剡縣風流說謝支。雖為神州鐘紫氣，惜君未見馬駒兒。」「幾日春遊遍若耶，入城滿面是煙霞。正愁仙福難消受，又吃人間御貢茶。」皆無香火氣，《唐弘秀集》中所少。

記觀杜氏書畫

偶過杜子靜編修〈鎮〉，出書畫同觀，記其尤者於左：

一、郭河陽摹《王宰平泉圖》。署「臣郭忠恕奉旨摹」，有御府圖書，後有東坡《李氏園詩》，子由書。書法類長公，署紹聖二年十月二日。按：長公以元祐八年自定州南遷，紹聖二年，公在惠州，少公亦在謫所。而此乃御府所藏，不知何從書之？此為可疑。又有洛陽富直柔紹興癸丑春題字，景定壬戌重午臣賈似道敬觀題字，襄陽李友真、陳懋欽、陸祖凱至正元年六月題字，張渥叔厚至正壬辰跋，吳興趙孟籲子俊跋，商文毅公弘載跋。子俊跋以為李文饒洛陽平泉，且引隴右諸侯日南太守之句。而卷首署李將軍，畫中有偉丈夫，設皐比亭中，亭下壯士林立，挾弓矢，衣褲褶，顧ツ自雄。按平泉為衛公別墅，不應稱將軍。若蘇詩乃為李茂貞園作，鳳翔八觀之一也。茂貞以僖宗光啟三年平李昌符，尋為鳳翔節度使，園正其時營造。詩中所謂「云昔李將軍，負險乘衰叔」者是也。俗又稱皇后園，蓋謂茂貞之妻。然又不應稱平泉。又杜子美有王宰山水歌，所謂「能事不受相促迫，王宰始肯留真跡」云云。則當是開元、大曆間人，與文饒、茂貞皆不相及。皆不可解。然畫圖清麗，非俗筆，富趙諸題字尤精妙，聊記於此，俟博學君子辯之。

一、趙文敏山水卷。山濃水淡，一小舟出沒煙靄中，舟上人小如蠅頭，氣韻生動可愛。江岸有牧人驅兩烏牛，一嚙水草，一前行昂首，若有待而鳴喚其群者。署「延祐庚申歲子昂」七字。後有陵陽牟巘、漢東孟淳、吳興周魯三詩。又鄒立誠一詩云：「王孫去後草萋萋，故國荒涼路欲迷。夢入江南圖畫裏，綠陰愁煞杜鵑疇。」吳僧妙才詩云：「前汀水暖新蒲綠，鸂鶒鵁鶄日日來。路入平湖半煙樹，片帆何日雨中開。」二詩尤佳。

一、米元章細楷《黃庭內景經》。自署「中嶽外史」。首尾皆有「紹興內殿秘賞」御印，及賈似道姓名小印，柯九思印。南宮墨跡，傳者多大字，如此者尤為稀有。聞孫退谷侍郎極賞之。又元章行草《奕棋圖長歌》。後署「元豐二年為宏齋」，筆勢奇拔，類黃魯直。詩云：「『神仙縹緲何年別？忽此逢迎山石裂。前溪練瀑派玉簾，更後雲林霧痕缺。聚頭磕額方外人，擔肩抱蟾骨法新。棋枰對奕環座看，誰信樵斧忘青春。我今發雪三千丈，尚要昆侖撐頂上。爐心且養九轉丹，拂劫銖衣記無恙。』宏齋出此卷，皆方外一種閱世高人，面目相看，皆巨生歷劫中，昆侖頂上聚首磕額者，劃然良覿，喜不自勝，為書其左方。元豐二年，米芾。」後有文休承、王元美二跋。又元章九月十一日曉渡揚子五言古詩墨跡，有「孤嶼水中圓，遙空海邊闊」之語，殊有陰、何風致。後有董宗伯跋。

一、梅花道人山水。上方有竹間題五言絕句詩，八分書。

蘇黃詩品

蘇文忠作詩，常云效山谷體。世因謂蘇極推黃，而黃每不滿蘇詩，非也。黃集有云：「吾詩在東坡下，文潛少遊上，雜文與無咎伯仲耳。」此可證俗論傅會之謬。《野老記聞》載，林季野目魯直詩未必篇篇佳，但格制高耳。

同父論曹瞞之非

陳同父論曹操：「當合張魯之資，乘漢中之勢，整兵臨蜀；則劉璋震恐，欲召劉備而無所及；備雖至，而亦不能禦。況荊州用武之國，備必不釋以與人而徑入蜀，則璋不得不降，璋降蜀平，然後命夏侯淵、張郃守之，躬自還鄴，整兵向荊。使許洛之兵沖其膺，蜀漢之兵搗其脊，絕吳之糧援，則荊州破，則備蹙。然後傳檄江東，雖有智者，不能為吳謀矣。」云云。近日臨川傅占衡平叔論劉曄云：「操破張魯，劉曄說以乘勝取蜀，操不聽。說者咎操失此機事，令蜀用法正計，遂破淵、鄴軍，得漢中。予以為不然。操既平張魯，兵威已極，士皆思歸，若復規益州，艱在轉運，是強弩之末，非所以保勝而自全也。定河北，討烏丸，猶躊躇前卻。荊、吳果謀襲許，幸而未成耳。烏林以來，操有戒心於江東久矣，安肯遠涉巴蜀？操之用兵，必顧萬全，皆類此也。」二說殊相矛盾。予嘗考其時，昭烈入益州在建安十九年，操破漢中在二十年，是時昭烈已領益州牧，有諸葛公為股肱，法正為謀主，趙、張、馬超之屬為爪牙，劉巴、彭羕之流皆處之顯任，盡其器能。綱舉目張，蜀中已成磐石之勢，安得謂蜀人懾操之威，必不拒守？而且謂備不入蜀，璋必出降，如矇者之道黑白耶。

陶詩甲子辯

臨川人傅平叔〈占衡〉《永初甲子辯》云：「陶詩中凡題甲子者十，皆是晉年。最後丙辰，安帝尚在，瑯邪未立，雖知裕篡代形成，何得先棄司馬家年號，而豫題甲子乎？自沈約、李延壽並為此說，顏魯公醉石詩亦云：『題詩庚子歲，自謂羲皇人。』蓋始以集考之，謂庚子後不復題年矣。不知陶公之出處大節，豈在區區耶？《晉書・陶傳》削去甲子之說，《昭明・靖節傳》亦無是語。一在《南史》前，一在《宋書》後，同時若此，不妄附會。」云云。及讀宋文憲公集，乃知此論先發於潛溪，平叔特踵其說耳。宋跋淵明像云：「有謂淵明恥事二姓，在晉所作，皆題年號，入宋之時，惟書甲子。則惑於傳記之說，而其事不得不辯。今淵明之集具在，其詩題甲子者，始於庚子，而迄於丙辰，凡十有七年，皆晉安帝時所作；初不聞題隆安、元興、義熙之號。若九月閑居時，有『

空視時運傾』。擬古九章，有『忽值山河改』之語，雖未敢定於何年，必宋受晉禪之後所作。不知何故，反不書甲子也。其說蓋起於沈約，而李延壽著《南史》，五臣註《文選》皆因之，雖有識如黃庭堅、秦觀、李燾、真德秀，亦踵其謬而弗之察。獨蕭統撰本傳，以曾祖普世宰輔，恥復屈身後代。朱元晦述《綱目》，遂本其說，書曰『晉征士陶潛卒』，可謂得其實矣。烏虖！淵明之節，其待書甲子而後見耶。」

羽陽宮瓦

《橘軒雜錄》：「鳳翔府，古雍州，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。其瓦有古篆『羽陽千歲』字，昔雲中馬勝公得之。陰字，在硯之左，奇古，非銅雀所及。」《東觀餘論》云：「長安民獻秦穆公羽陽宮瓦十餘枚，若今筒瓦然。首有『羽陽千歲萬歲』字」，《老學叢談》云：「銅雀瓦皆陽字，紀建安十三年造。嘗聞其土著人云，瓦甚大，一片可為四硯。」